



徐志摩小品散文

尚海 夏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徐志摩小品散文

尚 海 夏小飞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徐志摩小品散文

尚海 夏小飞 编

*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印刷四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9 印张 193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2,000 册 定价:4.80 元

ISBN7-5043-1820-5/I·178

编者小识

徐志摩(1897~1931)名章璜,字樵森,小名又申,1918年赴美留学时,自己改字为志摩,浙江海宁硖石人,是现代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他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然而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却是不小的。

徐志摩天赋诗人的气质,充满激情。他的小品散文,带有强烈的个性和鲜明的风格,喜欢用浓艳的笔调,来挥洒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情怀。茅盾在《徐志摩论》中称他“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所咏叹的,就只有这么一点‘回肠荡气’的伤感的情绪;我们所能感染的,也只有那么一点微波似的轻烟似的情绪。然而这是一种‘体’,——或一‘派’,是我们这错综动乱的社会内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这里谈的是徐志摩的诗,其实也可作为他的小品散文的贴切论断。徐志摩出自于一个富有的封建家庭,受过传统教育,又曾先后游学美英等国,还深受泰戈尔等人的影响,思想驳杂,带有明显的理想色彩,加上他固有的反叛性格,自然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实际格格不入,作品中含着一种资产阶级上流阶层的颓废和感伤,是不足为怪的。穆木天说他“长于流露抒发自己的感情而拙于描写社会生活。”(《徐志摩论》)与社会现实的相对脱节,确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徐志摩散文内容上的薄浅。

徐志摩的小品散文除长于抒情外,想象丰富,组织繁复,词藻华美,这些都是较明显的特点。无论抒情,写景,叙事,常

常不惜笔墨，不厌其详，反复铺陈排比，运用象征比喻夸张等手法，来展开联想的翅膀，任其翱翔，如《北戴河海滨的幻想》，如《想飞》。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是一只不羁的野驹，我往往纵容想象的猖狂，诡辩人生的现实；比如凭借凹折的玻璃，观察当前景色。”（《我的祖母之死》）概括徐志摩散文的艺术特色，周作人用了“流丽轻脆”四字，而钟敬文则用“艳丽”二字，两者合起来，差可相符。

本书选编了徐志摩小品散文的代表作，分类排列，日记、书信和序跋文单列，可方便阅读者以较短时间了解徐志摩小品散文的概貌。至于其小品散文经半个多世纪而魅力不减的原因，自然应该从作品中去找。

编 者

1992年3月

目 录

编者小识

瞑 想

我过的端午节····· (3)	毒药····· (14)
一封信····· (6)	北戴河的幻想····· (16)
想飞····· (9)	“浓得化不开”····· (20)

哀 思

悼沈叔薇····· (29)	吊刘叔和····· (36)
伤双栝老人····· (32)	我的彼得····· (40)

自 剖

自剖——自剖····· (47)	这是风刮的——自剖四·····
再剖——自剖二····· (53)	····· (63)
求医——自剖三····· (58)	“迎上前去”····· (65)

云 游

印度洋上的秋思····· (73)	泰山日出····· (80)
-------------------	----------------

翡冷翠山居闲话····· (83)	之十一····· (90)
西伯利亚——欧游漫录之七 ····· (86)	我所知道的康桥····· (95)
契诃夫的墓园——欧游漫录	天目山中笔记 ····· (106)

杂 谈

杂记(一) ····· (113)	我们病了怎么办 ····· (139)
鬼话 ····· (115)	再论自杀 ····· (144)
叔本华与叔本华的妇女论·· ····· (121)	守旧与“玩旧” ····· (149)
关于苏俄仇友问题 ··· (127)	海滩上种花 ····· (157)
吸烟与文化(牛津) ··· (129)	“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 我灵魂的自由” ·····
再谈管孩子 ····· (133)	····· (164)

漫 笔

萧伯纳的格言 ····· (169)	罗曼罗兰 ····· (191)
法郎士先生的牙慧 ··· (171)	泰戈尔 ····· (199)
波特莱的散文诗 ····· (177)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拜伦 ····· (181)	····· (206)

序 跋

《翡冷翠的一夜》序 ··· (215)	《轮盘》序 ····· (225)
《猛虎集》序 ····· (217)	诗刊弁言 ····· (227)
《巴黎的鳞爪》序 ····· (222)	剧刊始业 ····· (231)
《落叶》序 ····· (223)	灾后小言 ····· (235)

日 记

《西湖记》选	(241)	《眉轩琐语》选	(253)
《爱眉小札》选	(245)	日记残叶	(257)

书 信

致王统照	(261)	致胡适	(273)
致陆小曼一	(263)	致刘海粟	(276)
致陆小曼二	(267)	致凌叔华	(278)
致陆小曼三	(271)		

冥想



我过的端午节

我方才从南口回来，天是真热，朝南的屋子里都到了九十度以上，两小时的火车竟如在火窖中受刑，坐起一样的难受。我们今天一早在野鸟开唱以前就起身，不到六时就骑骡出发，除了在永陵休息半小时以外，一直到下午一时余，只是在高度的日光下赶路。我一到家，只觉得四肢的筋肉里像用细麻绳扎紧似的难受，头里的血，像沸水似的急流，神经受了烈性的压迫，仿佛无数烧红的铁条蛇盘似的绞紧在一起……

一进阴凉的屋子，只觉得一阵眩晕从头顶直至踵底，不仅眼前望不清楚，连身子也有些支持不住。我就向着最近的藤椅上瘫了下去，两手按住急颤的前胸，紧闭着眼，纵容内心的浑沌，一片黯黄，一片茶青，一片墨绿，影片似的在倦绝的眼膜上扯过……

直到洗过了澡，神志方才回复清醒，身子也觉得异常的爽快，我就想了……

人啊，你不自己惭愧吗？

野兽，自然的，强悍的，活泼的，美丽的；

我只是羡慕你！

什么是文明人：只是腐败了的野兽！你若然拿住一个文明

惯了的人类，剥了他的衣服装饰，夺了他作伪的工具——语言文字，把他赤裸裸的放在荒野里看看——多么“寒碜”的一个畜生呀！恐怕连长耳朵的小骡儿，都瞧他不起哪！

白天，狼虎放平在丛林里睡觉，他躲在树荫底下发痧；

晚上清风在树林中演奏轻微的妙乐，鸟雀儿在巢里做好梦，他倒在一块石上发烧咳嗽——着了凉了！

也不等狼虎去商量他有限的皮肉，也不必小雀儿去嘲笑他的懦弱；单是他平常歌颂的艳阳与凉风，甘霖与朝露，已够他的受用；在几小时之内可使他脑子里消灭了金钱名誉经济主义等等的虚景，在一半天之内，可使他心窝里消灭了人生的情感悲乐种种的幻象，在三两天之内——如其那时还不曾受淘汰——可使他整个的超出了文明人的丑态，那时就叫他放下两只手来替脚平分走路的负担，他也不以为离奇，抵拼撕破皮肉爬上树去采果子吃，也不会感觉到体面的观念……

平常见了活泼可爱的野兽，就想起红烧野味之美，现在你失去了文明的保障，但求彼此平等待遇两不相犯，已是万分侥幸……

文明只是个荒谬的状况；文明人只是个凄惨的现象，——

我骑在骡上嚷累叫热，跟着哑巴的骡夫，比手势告诉我他整天的跑路，天还不算顶热，他一路很快活的不时采一朵野花，折一茎麦穗，笑他古怪的笑，唱他哑巴的歌；我们到了客寓喝冰汽水喘息，他路过一条小涧时，扑下去喝一个贴面饱，同行的有一位说：“真的，他们这样的胡喝，就不会害病，真贱！”

回头上了头等车，坐在皮椅上嚷累叫热，又是一瓶两瓶的冰水，还怪嫌车里不安电扇；同时前面火车头里司机的加煤的，在一百四五十度的高温里笑他们的笑，谈他们的谈……

田里刈麦的农夫拱着棕黑色的裸背在作工，从清早起已经做了八九时的工，热烈的阳光在他们的皮上像在打出火星来似的，但他们却不曾嚷腰酸、叫头痛……

我们不敢否认人是万物之灵；我们却能断定人是万物之淫；

什么是现代的文明；只是一个淫的现象；

淫的代价是活力之腐败与人道之丑化；

前面是什么；没有别的，只是一张黑沉沉的大口，在我们运定的道上张开等着，时候到了把我们整个的吞了下去完事！

1923年6月20日

一 封 信

(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

得到你的信，像是掘到了地下的珍藏，一样的希罕一样的宝贵；

看你的信，像是看古代的残碑，表面是模糊的，意致却是深微的；

又像是在尼罗河边幕夜，在月亮正照着金字塔的时候，梦见一个穿黄金袍服的帝王，对着我作迷悟，我知道他的意思，他说：“我无非是一个体面的木乃伊”；

又像是我在这重山脚下半夜梦醒时，听见松林里夜鹰的Soprano，可怜的遭人厌毁的鸟，他虽则没有子规那样天赋的妙舌，但我却懂得他的怨愤，他的理想，他的急调是他的嘲讽与咒诅；我知道他怎样的鄙蔑一切，鄙蔑光明，鄙蔑烦嚣的燕雀，也鄙弃自喜的画眉；

又像是我在普陀山发现的一个奇景；外面看是一大块岩石，但里面却早被海水蚀空，只剩罗汉头似的一个脑壳，每次海涛向这岛身搂抱时，发出极奥妙的影响，像是情话，像是咒诅，像是祈祷，在雕空的石笋，钟乳间呜咽，像大和琴的谐音在皋雪格的古寺的花椽，石槛间回荡——但除非你有耐心与勇

气，攀下几重的石岩，俯身下去凝神的察看与倾听，你也许永远不会想象，不必说发现这样的秘密；

又像是……但是我知道，朋友，你已经听够了我的比喻，也许你愿意听我自然的嗓音与不做作的语调，不愿意收受用幻想的亮箔包裹着的话，虽则，我不能不补一句，你自己就是喜欢从一个弯曲的白银喇叭里，吹弄你的古怪的调子。

你说：“风大土大生活干燥”；这话仿佛是一阵奇怪的凉风，使我感觉到一个恐惧的战慄；像一团飘零的秋叶，使我的灵魂里掉下一滴悲悯的清泪；

我的记忆里，我似乎自信，并不是没有葡萄酒的颜色与香味，并不是没有妩媚的微笑的痕迹，我想我总可以抵抗你那灰色的语调的影响——

是的，昨天下午我在田里散步的时候，我不是分明看见两块凶恶的黑云消灭在太阳猛烈的光焰里，五只小山羊，兔子一样的白净，听着它们妈的吩咐在路旁寻草吃，三个割草的小孩在一个稻屯前抛掷镰刀；自然的活泼给我不少的鼓舞，我对着白云里矗着的宝塔喊说我知道生命是有趣味的；

今天太阳不曾出来，一捆捆的云在空中紧紧的挨着，你的那句话碰巧又添上了几重云蒙，我又疑惑昨天的宣言了。

我又觉得奇怪，朋友，何以你那句话在我的心里，竟像白垩涂在玻璃上，这半透明的沉闷是一种很巧妙的刑罚，我差不多要喊痛了；

我向我的窗外望，暗沉沉的一片，也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日光更不必想，他早已离别了，那边黑蔚蔚的是林子，树上，我知道是夜鸮的寓处，树下累累的在初夜的微茫中排列着，我也知道，是坟墓，僵的白骨埋在硬的泥里，磷火也不见一

星，这样的静，这样的惨，黑夜的胜利是完全的了；

我闭着眼 向我的灵府里问讯，呀，我竟寻不到一个与干燥脱离的生活的意向；干燥像一个影子，永远跟着生活的脚后，又像是葱头的葱管，永远附着在生活的头顶，这是一件奇事；

朋友，我抱歉，我不能答复你的话，虽然我很想，我不是爽垲的西风，吹不散天上的云罗，我手里只有一把粗拙的泥锹，如其有美丽的理想或是希望要埋葬，我的工作倒是现成的——我也有过我的经验；

朋友，我并且恐怕，说到最后，我只得收受你的影响，因为你那句话已经凶狠的咬入我的心里，像一个有毒的蝎子，已经沉沉的压在我的心上，像一块盘陀石，我只能忍耐，我只能忍耐……

1924年2月26日

想 飞

假如这时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墙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檐下偎着一个戴兜帽的巡警，半拢着睡眼，看棉花团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这夜是一个深极了的啊，不是壁上挂钟的时针指示给我们看的深夜，这深就比是一个山洞的深，一个往下钻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这样一个深夜，它那无底的阴森捻起我遍体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筛的雪，筛淡了远近间晃动的市谣，筛混了在泥道上挣扎的车轮，筛灭了脑壳中不妥协的潜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静。那在树荫浓密处躲着的夜鹰轻易不敢在天光还在照亮时出来睁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里是一点子黑的。正冲着太阳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对着那两株树缝里瞧，黑的，有框子来大，不，有桃子来大——嘿，又移着往西了！

我们吃了中饭出来到海边去。（这是英国康槐尔极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勐丽丽的叫响从我们的脚底下匀匀的往上颤，齐着腰，到了肩高，过了头顶，高入了云，高出了云。阿，你不能不把一种急震的乐音想像成一阵光明的细雨，从蓝天